

罗公碛纪事

南书堂

女贞子(外一首)

喻永军

大概已经四十多年了
而在每个最深的冬天，都会看见女贞子
亮晶晶地挂在枝上

其实它给我的印象是用黑漆漆过一样
黑得深沉、安详
一粒，一粒，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故作

真实的东西，从里到外
都让人喜欢

我有时候会在废弃的水塔那里
站住，注视着那一树树女贞子
心里平静如水

女贞子是女贞树的果实
是献给这个世界的真爱

有时，我还发现
女贞子的生活里还有一群麻雀
精灵一样，从女贞树上起飞
缓缓落在高高的水塔顶上

干净如洗

走廊是一种笔直地行走体验，
假如在雨天
你从走廊这头走向走廊那头

这个时候，迈眼看外边
空阔的操场上，干净如洗
再外边是楼房林立的街道
那些杂乱的电线在空中有着不同的走向
这可能是乡间和城市的外在区别
一座铁塔，从塔顶俯视
满街流动的雨伞

最烦热的日子，洋槐丛长到极致
紫色的花穗星星一样紧密
我们总是在河堤上散步
看一排排的银杏树，竟高着成长
这些移植来乡间的品种
纤瘦，挺拔，精神
小时候，只是在书本上看过

我们这样年纪的人
那时候
总是幻想能收藏银杏黄亮的叶片
做一枚珍贵的书签

这个冬天，天气一改冬日的寒冷阴沉，
而变得开朗明丽了起来，几乎每日，太阳早早从东山头露出笑脸，一个正午的阳光普照，到了收工时间也不忘留一抹好看的红晕给大地。一连几十天，都是如此温暖的晴朗，让人几乎忘记了冬天真正的表情和脾气。

久待城里，不见草木，感觉不到季节是往深里走的。一日，被派去下乡。熟地熟事的，并无甚稀奇。随着车子离城越来越远，道路渐渐安静了下来，心便跟着与路过的风景默然相对。车过处，只听车胎闷闷的响声，像一支舒缓悠扬的旋律，心情便豁然开朗了起来。不见了车水马龙的喧嚣，心也渐渐活泛了许多。抬头望天，蓝蓝的天空明镜似的，驮着一张透明又好看的脸，上面写着几笔淡淡的云彩，悠闲又美观。近处的山层峦叠嶂，像一些孪生兄弟，你关照着我，我围着你，相依相偎在广袤的天际间。

山上的草木，一律稀疏，像中年的发际，头皮分明可见；一些不落叶的松树，也是绿里透着没精打采的神情。极目远眺，却见这些干净的山峦，草木上没有露珠，山地上没有湿气，连泥土也像是被风淘洗过一般，脆生生地净着，活脱脱地磊落，就像一个清瘦的老人，虽有皱纹，容颜显老，却眉目清晰，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或含混的痕迹，全然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样子；又像一些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人，除了该有的那份薪酬外，不占国家一分一文的便宜。我便敬佩起这些山峦来，它们也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功劳与付出，但它们在蓝天白云下，在阳光的热烈普照下，不自夸、不邀功、不卖弄给人看，更无作秀之嫌，只沉静地做自己的事，该收即收，该放即放，依着自然规律，没有曲意迎合和虚张声势，只默默地进发，向着生命的山峰，一路前行。

我的一个长辈，年轻时那么厉害的一个，女生产队长，抛头露面，或吆人干活，或抓革命促生产，临老了与儿孙不睦。每次谈及，她总是一副淡然的心态，笑而不语。那笑，还是年轻时挂在脸上的那么开朗的一个表情，如今分明写满了风轻云淡和全不在乎的内容。我终于理解了她的笑而不语和淡然的心态，是见过了世事芜杂之后的释怀，是经历了人间冷暖之后的放下，是理解了人性复杂之后的无所谓。每次闲谈，她张口闭口都是理解，是爱抚，是深知人生之途的大彻大悟。作家白落梅说：“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尽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冬日的山峦何尝不是如此呢？走过四季，历经风雨，不着颜色，沉静自持，干净到无欲无求。

想想我们人类，沽名钓誉，要这要那，为了某些虚名浮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甚至于头破血流，互相争斗，也在所不辞，如果我们能从草木中学得一些启示和领悟，怀一颗淡然的心，也不会累得不堪重负吧。人来到世上一遭，只是匆匆几十年，不如看看开淡，在繁忙之余有一份享受的心情，营造一个天朗地阔的气氛，也不枉来世间走一趟。

干净的山峦

贾建霞

出一米多深的沟壑，这是水的力量，水的笔法。水在石头上书写水的历史，就像石洞在山上书写石洞的历史，但这些水流和石洞，一旦有了人的踪迹，镶嵌了人的命运，它们书写的，都是人的历史、我的家乡的历史。

家乡的历史还在续写。罗公碛西侧，是一座土山，山上土质的松软与罗公碛石质的坚硬，形成强烈反差。山口稀屎坡，虽显俗气，却名副其实。古人叹息走罗公碛的艰辛，我那时叹息的却是走这短短几百米土坡的艰辛，遍地稀泥呀，像是拦路虎。雨天，稀泥往往一尺多深，高腰雨鞋也被淹没，拔出一条腿要费很大气力，索性挽起裤子光脚蹚过。人不好走，车也不好通过，常有汽车陷入泥中，被更大的车牵引着才哼哼挪动。晴天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山上的浸水会带下泥浆，漫在路面上，依然令人不爽。我以为这山、这路就这副德行，它却悄然变了。

有几年没走过这里了，今年春夏之交，我着意绕道走了一次，一见，心境大好。家乡人持续地对封山育林和水土治理，稳固了山上的泥土，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林木郁郁葱葱，远远便能闻到槐花的浓香。山坡漂亮了，似一个美人，那富有活力的美，仿佛有意亮罗公碛的丑，让其难堪。虽然国道改了线，这段路降成了乡村路，但路上已无稀泥，很干净，路边长龙似的摆满蜂箱，蜜蜂出进，显示着劳动者的本色。我在与养蜂人交谈时，忽抬头见一路牌，上面写着：西施坡。



好多处。每每经过罗公碛，我都会对洞下悬崖上存留的可供脚踩的凹槽、攀爬的木楔，以及洞口烟火熏染的灰黑图案，生出诸多联想。人们是攀着木楔上去的，还是一节一节搭着软梯上去的？那些考古专家苦苦寻找而未找到的尸骨、棺木，是不是早被躲进洞子的人们当武器砸下去了？他们在各自的洞里做饭睡觉过日子，寂寞了也会互相串门吧，那追至崖下的土匪该是多么气急败坏啊！土匪走了，从洞里出来的人们，是不是还会得意地唱几句山歌、吼几声秦腔？

我看这些石洞时，石洞也看我，明明张着嘴，却不告诉我什么。偶尔有鸽子探出身来，它们像在打扫自己的厅室，抛下一片碎瓷、一枚铜钱，或一角朽布，吓得我抱头就跑。

如果说罗公碛的石洞群饱含了我家乡的沧桑悲苦，那么另一个石洞，分明就在彰显着人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这个洞在石洞群的东侧，洞身三米高，近百米长，穿越山体，洞内水流奔腾，倾入丹江，属会峪河改道的枢纽工程。会峪河是丹江的一个支流，过去绕罗公碛转着很大的弯，而河岸的村子却土地缺乏。就有人做了测算，若取直河道，可得土地五六百亩呢。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们心潮澎湃地开始了改河造田的壮举。大会战是那个年代干大工程的通用方式，四周群众全来了，不到两年时间，一个在我家乡从未有过的人工隧洞打通了。原来的河道，几经填土改造，成了一弯早涝保收的良田。没有人统计过人们从这些拼来的土地上多收获了多少粮食、多挣了多少票子，多流的汗水更无法估量，但种着这些土地的人，脸上总会多出一些笑容。

而今，隧洞平整的底部已被流水冲刷

高低的层次，大小不等，圆方不一，有的凿工精致，有的粗糙一些。密疏也不尽一致，相对密集的石洞，虽外形独立，内部却有连通。透过这些，能看出洞群并非某个时间段的集中而为，而是在很长历史时期逐渐凿成的。传说古时石山上有一天然洞穴，唐朝时一个叫一行的和尚，用铸造观星神器剩余的铜材铸成三尊铜佛，安于洞中，洞被命作铜佛龛。铜佛俯临丹江，仰窥飞岩，庇佑着苍生。传说终归传说，铜佛早已不知所终，就连那个天然洞穴也有了凿凿的痕迹。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凿这些石洞何为？说法有两种，一是崖墓，埋人用的；一是人居，躲匪用的。崖墓之说有其考古证据，人居之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底孰是孰非？我觉得都对，又都不对，二者兼而有之才更为合理，才是真相。

据说，古时的丹江河床比现在高得多，这些洞穴的位置不像现在看到的这样险峻凌空，当时的墓穴修凿并非难事，且史上某些时期确有悬棺而葬的习俗。所以，最早的石洞应是墓穴。后来河床渐降，墓穴高悬起来，久而久之，墓门脱落，袒露的洞口便如同悬崖的眼睛，茫然看着世事流变。但它们断不会去想，死人的墓能成为活人的家，被人们当作躲避兵匪的临时居所。

秦岭山区、丹江沿岸，过去多有兵匪侵扰。你想，兵匪来了，人们该是多么慌乱，有人突然看到崖上的洞穴，这不老祖先抛给的救命稻草嘛，就拼命爬了上去。一次成功的躲避，为尔后无数次躲避提供了成功范例，人们便开始按人居的要求对墓穴加以改造，继而凿出更多新的洞窟。这是家乡人的生存智慧，他们命中缺乏安宁，就用智慧创造着不安宁中的安宁。我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说，过去村里一传土匪来了，人们就呼啦啦上了洞子。而这样的石洞，除了罗公碛，我的家乡一带还有

较近的缘故，外出西安或者关中其他县区，统称为山外。

在山外打工的，有混得好的，就拖家带口，把孩子送到省城上学，唤上家里父母同去帮忙照看孩子，也有孤身一人在外拼搏的，偶尔逢年过节回来一次。这妥妥的一个人员外流村，只有在春节期间人往人往的热闹中，才显得并不落寞。

二大娘指着二狗，对面前穿着时髦的堂哥说：“娃他舅，娃长大了，往后就指望你承承承了！”

他舅拍着胸脯，摸了摸二狗的头，豪迈地对二大娘说：“你就放心吧！我在省城郊区组建了一个车队，随后就让你跟我去学开车吧！”

就这样，二大娘欢欢喜喜地把二狗交给了他舅。过完春节临走的时候，二大娘提着满满一大筐鸡蛋，塞到后备箱，看着二狗钻进了车厢。

去了省城的二狗，在他舅的悉心调教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快就和那些卡车司机打成了一片。那些司机也都很仗义，工作期间让二狗打下手，忙的时候做一些送饭、跑跑腿的工作。下班后，就将车钥匙丢给二狗，也就意味着整整一个晚上和第二天八点之前，车都属于二狗了。

都说过年前后闲人多。这不，转眼就到了腊月。郊区附近双手插兜来回转悠的人渐渐多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时常出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油耗子”慢慢多了起来。

起先发现“油耗子”的还不是二狗，货车上的司机一次开车时，无意中看了一下油表，暗暗嘟囔了一句：“这油跑得这么快啊！”

谁也说不清油跑得有多快，反正也就没人注意，反正就是拉活，每天都有专门的拉油车来送油，只考虑着年底活多了，也就没有再想什么！

一天午后，他舅发现不对劲，车肚子底下的油箱有了几道划痕，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他舅就暗暗留心了。

直到有一天，当场将一个“油耗子”抓

商洛山

(总第2278期)

刊头摄影 房宝安



二狗

李冲

小说 方阵

我们那个地方，说山也不是很山，说是川道吧，地势又不是很开阔。

这些人依山而居、傍水而栖，有千八十号的样子，这些人依着地势，或独处一隅自成一个小院落，或者三五人家相互帮衬成一体，一络缢地沿着山脚伸到河边。

就这千八十号人家，或多或少带着些亲戚关系。当然，这亲戚关系有亲有疏、有远有近，相互扯下来，总是能攀上亲的。这千八十号人家，算下来，竟有三分之二在山外打工。这个山外的称呼，可能就是由于自小生活在山里，加上离省城比